

柳

亭

詩

話

松亭詩話二十七

目次

誠道知理

烏皮几

三癸亭

君子行

青蓮谷

卧龍眺月

風雨虎丘

賄墅簪花

把酒吟詩

清敏先生

無家自賦

滴夢梳骨

孤桐雜爲

一代言

知音知己

捧劍

奴才子

中使貴

狀元兒

平康夜過

二十三

鶴仙窠

石村廟

玉帶生

圓圓曲

進士將軍

青鸞尾

石湖

問道

猛燭

雞人

玉帳

鹿蔥

奪情

欲上天

醉加泥

秋加暹

機上絲

如循環

茜衫溫

對馬軍

月石屏

秋山畫竹

畫狀元

畫魚

應夢羅漢

行學規

叩銅鉢

鍾山公

騎鶴來

青山瘦

春秋筆

研露硃

浸野梅

都亭詩話卷二十七

山陰宋長白篋

識道知理

王摩詰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又曰晚知清淨理
日與人羣疎劉胸作右丞傳曰維兄弟俱奉佛日飯十
數名僧以元談爲樂豈凝碧池後有戒心而然耶然讀
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鍾非晚年論定也

烏皮几

謝朓有烏皮几詩

高士傳宋明不仕杜門誣黃老孫登遺以烏羔皮褰几
右丞贈慕容承口紗帽烏皮几閒始懶賦詩用此

顏氏家訓

柔朝全盛時賈遊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蕙班絲
簾囊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彈其
卽方褥也故曰坐
非與人對奕之謂

三癸亭

李荷澤選倣然詩有三癸亭一首發端曰秋意西山多
列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疏址隣佛寺自註云以癸丑
歲祭明朔癸亥日立故名顏名陸創謂魯公清臣處士

鴻漸也

按倣然名清畫顏魯公集聯句可
証唐藝文志誤山堂肆考爲正

君子行

齊已有白蓮集張光憲序宣和書譜云
已項有痛人目爲詩囊木姓胡名得生

齊已作君子行曰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皇
何止吾聞古之君子行藏有時進退求已榮必爲天下

榮耻必爲天下耻苟進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虛
偽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其讀李白集曰須知一一丈
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馬太青評前詩曰光明俊偉
儒羞殺又曰能使李白心死王彞題太白像曰青天無
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河
諸通首傲岸可以呈似青蓮嘗著論力詆楊
廉大以爲文妖後與高啓俱死魏觀之禍

青蓮谷

長興滅侍御喟亭題青蓮谷云丹崖翠壁豈寒盟好句
曾留在化城自古遊仙隨處是清風明月嬾將迎按太
白嘗讀書廬山老杜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
也喟亭卽用太白語作起結自是本地風光

卧龍眺月

乙丑客長沙喟亭攜楚遊詩索序今其稿已失甲申在
杭州朱刺史以喟亭遺照見示有二絕曰三江東望是
蓬瀛銀漢光浮苦竹城遙憶當年臨眺處蒼苔零落舊
題名曾城雄峙越王臺絕頂浮雲徹夜開我向畫圖題
捲袂纖阿起處待君來蓋卧龍眺月圖也

風雨虎丘

見名永修字敏來十三遊序十九而天
有字維翰孫曰汝爲皆以文行世其家

先侍御舅有十子余呼兄者一餘皆弟行也兄早世其
二曰漢章名偉英才逸氣走筆成文二十二客死婦翁
官畧遺稿罕有存者嘗記其風雨渡江有小艇鯨鯢三

江風雨一人歸之句又虎丘詩曰霸業不終羞
作虎劍痕未泯孰爲龍而全篇失傳

賭墅簪花

王曼仙倩遊嶺南有紀懷詩四十首內有見懷一首曰
萬卷何當羨五車同袍異姓隔天涯曼仙與余爲中表
曾經峽口傳神女指余楚游事也空立樓頭望王家余
在都屢館于金張之第少傳棋枰觀賭墅謂侍御身有
宅相之稱夫人筆格喜簪花謂先慈素喜臨池傳經共
道推元季荀氏諸兒敢竝誇指昱晟也曼仙珊瑚瓊竹
試輒冠軍竟以中酒被疾憤懣而死倪無功會鼎馬大

青青及余皆有序會當代梓以問世

把酒吟詩

韋莊詩使詩豈是經時策愛酒原非命世才吾欲以此二語規之地下

又一首曰把酒曾同哭杜翁吟詩又見弔諸公自註云
荆杜陵逝世九年吳雪舫姜克猷相繼訃聞翻將季子
金刀排可惜姜生布被空新鏡彩鸞應有淚自註云克
猷新納少姬舊樓紅鶴竟無踪自註云雪舫宅有紅鶴
堂水洪花裏開門坐賸得良宵隻影中三君皆與余契

誌此以示車過腹痛之意

曼仙有空翠詞與雪舫吹香詞並傳

清敏先生

朱謀瑋亦猷王七世孫謹貞靜先生有枳園齋

米多姓寧猷王孫嘗變姓名爲來相如偕吳明卿訪王

百穀于金閭勅王元美于舟洲有集曰倦遊雪浪選定
之謚曰清敏先生過龍沙詩曰草昧君臣定壺漿父老
迎蓋太亂下江西事也五排架瘦森巖其送高廉訪之
獨一首句句典核確是唐人家數

無家有賦

徐學謨守荊州趙郡宋登春以詩投之有曰無家自合
依劉表有賦誰能薦長卿徐後以大宗伯致政登春復
前于吳餞別城外趨呼榜人勿悞我湖信掉頭徑去抵
海口跳白波而逝

宋字應元號海翁晚寓江陵天爲池
又號爲池生嘗遊京師時謝榛詩名

籍甚生見而唾之曰
此以聲律備巧者也

滴夢梳骨

東野詩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升菴詩春鉅胸內貯
石關口中生寫出才人潦倒之狀不堪回想太白有云
吟詩作賦北慙裏萬言不及一杯水

孤桐蘿寫

張曲江雜詩孤桐亦何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
餘欲何施又口蘿寫必有托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惹
甘從葵與菴味其語氣當是偃月排擠之候羽扇自况
之餘也

一代言

樂天與敘之昔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
以詩相戒小期則以詩相勉索若則以詩

相慰同處則以詩相慰
知我罪我不以詩也

白香山贈樊著作詩以陽城興起元稹又將劉關庾氏
庶從史孔戡參錯序之其末乃曰君爲著作郎職廢志
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
人編爲一代言以備史闕文戴道默曰直是飭諭白之
手獎之耳皆千古

知音知已

儲光羲詩知音盡詞客方見交情難又云希聲盡衆人
深識惟在已陸放翁有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翻散
世不知可爲儲詩合註

蘓樂城曰儲詩高處
似淵明平處似摩詰

捧劍

青鳥御蒲萄飛上金井關美人恐驚去卷衣捲簾看此
郭氏蒼頭捧劍詩也其題牡丹并留跋云蒼亦佳尚令
蕭穎士家見見之定當把臂爲莫逆交誰謂髡削中無
異人耶餘見雲溪友議鶴曆時南海歐訓導有僕曰李
能其清勁可插
能宗其主人

奴才子

水經註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
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旣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
自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自謂諸子皆奴才老杜寄

高適詩王將奴才子崆同足凱歌時適爲河西書記哥舒方以功名顯奴才二字兩下俱無交涉按史記蘇秦謂張儀曰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奴字當是收字之訛與足字對恰合

中使貴

高適感興詩詩人一篇有曰小奴壞王道庶患防須早不意庶人有此遠識

韓邦靖字汝慶與兄邦奇同舉進士觀谷太監出軍歌五千精銳下良鄉雲裏旌旗開日者諸將不知中使貴夜來馬上別君土按正德三年乾清宮災汝慶爲水曹郎應詔陳言云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繫詔獄奪官金射堂曰讀此詩則前一語乃實錄也邦奇字汝

節印苑洛先生

狀元兒

宋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固灑子師德去華子也又安德裕與其子守亮亦父子狀元見文獻通考

平康夜過

徐通崇寧中狀元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墜後看是宋朝狀元之老者通又在陳同甫之上矣而文昌雜

錄選齋開覽皆謂梁灝八十二歲載其謝啓云云然按
灝本傳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暴卒年四十三則灝及第正二十三歲實少年狀元
也何文肅喬新題梁秘書墓詩亦考晰未盡穆康國長
山在魏晉之際孫綽作蘭亭序在永和之時筆叢反
以孫登爲綽之子其倒置如此何以服新都之心耶

二十三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作解嘲詩曰讀盡詩書四五擔
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間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王露載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其年對曰七十三問
幾子對曰未娶遂以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爲詩曰新

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義與修同出一轍矣

陳修山堂肆
考晉陳敏修

鶴仙靈

周宗伯洪謨計偕日舟泊邗江夢一異人謂曰吾卽子
之前身也問其姓曰吾友鶴山人丁其姓家維揚及公
官留都以詩訊維揚守王三原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
王得詩甚訝訪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啓
宗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卒於成都以
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復之右見雙槐歲

鈔韻公名宿于禪定中易形而來者此止皆是石友韓
鈔則又似羽客矣黃浩翁前身是一女子夢中其故
氣改葬而愈輪迴
之說故當不妄

石材廟

濫溪賈澹菴詩痴見不了
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

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敵泊舟廟下夢神
告曰速行敵且至遂放舟趨章貢後封廟神剛應侯胡
澹菴乞斬秦檜寺丞陳彥柔以啓賀之坐貶安遠南行
過此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
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衝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
逐客幾時回時王濫溪以詩賀澹菴亦貶辰陽孝宗朝
濫溪召赴闕壽踰九十而彥柔竟卒於貶所濫溪名延

珪彥柔名剛中詳見鶴林玉露

玉帶生

張都事玉帶生歌有曰鸞刀夜割黑龍尾碾作端溪蒼
玉砥蓋咏文丞相遺研也有曰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
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
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瓦出門去冬青
樹邊書憤詞是此硯爲臯羽所得而後流入會稽也世
原序詞多隱約而冬青事又與遂昌雜錄不符所云上
皇者豈此硯爲紹陵所賜歟

丞相硯銘四十四
字詳本集小註

圓圓山

陳沅也宋韓文虎附遂陽已十年八
不過鄧爲章君臣父子總無公之可

吳梅村以圓曲其發端曰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
爲紅顏二句已發括一篇之旨以下只參錯序事使人
自得於言外至結尾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
照汗青明明以忠孝二字作兩頭關鍵其雜感有云只
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尤見味外味也

進士將軍

郭彥章詩梁震每稱前進士
進士瀕陵誰識舊將軍

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塞自稱前進士
夜亭誰識故將軍銀鐙搖落星辰氣鞞鈴沈涵虎豹文
酒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此隔古古贈太康
軒綆詩也軒初生時其父夢劉將軍入其室因以爲名

而字曰公劉頸聯二語蓋指此間名爾梅浦縣人古古
谷關曰張祿入來人未覺田文
歸去吏猶眠深得風人之旨

青鸞尾

沈石田題趙善長所畫折枝竹云青鸞有尾不可割飛
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插一影在東牆憶
幼時於書塾見徐文長畫折枝竹一幅自題其首曰青
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老眼摩挲看方知是竹梢二詩
命意全同俱可誦也

石湖

姑蘇上方寺踞石湖之上與虎丘競傳袁中郎謂虎丘

如躡絳治女上方如披褐道人是已然虎丘吟咏最多
而石湖自許丁卯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
之後絕無佳者范致能詩一川新漲熨秋光挂起蓬牕
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斷好風將夢過橫塘殊有興味
而前後二首不稱揚鐵厓三月十日春濛濛一首兩句
一轉情叙錯綜原以花遊曲爲題也

問道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
作八詩贈之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爲韻其曰寢興與
鳴俱猶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是告之以

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
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其曰聖學魯東家恭惟同
山自乘流去本遠道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理也畧見

韻語陽秋

按展如名開子王之孫仲遠之子坡集有祭子玉仲遠文

猛燭

文帝有炎燭繼望舒之句似猛字爲精

魏明帝樂府畫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闕藏閣賦
督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蓋周禮所謂賁燭苑謂
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殆指此乎詳見藝

苑隄醜

歲時雜記曰除夕作賁燭如庭燎賁字即賁字之義

雜人

月禮雞人夜呼且以拂百官晉太康地記曰後漢時周始公安細陽颍陽四縣衛士習雞鳴曲於闕下歌之明制升殿雞人於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劉孝標文雞人曉唱鶴蓋成陰王右丞詩絳犢雞人報曉等

玉帳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史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其法山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之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謂成爲河魁主將之帳

在皮也齊賢註謂唐藝文志有五帳經河魁在九星爲

文曲似當再考

袁卓尚友錄作員卓譜系混淆難更僕數

鹿葱

趙韓王令道士上章訴光美事手書青詞吹墮關門與此正同

沈休文爲梁朝佐命晚年新進搆之取所爲鹿葱詩以白武帝帝銜之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怒約以憂死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麋鹿食灌畦老圃曰身處嫌疑之地口陳形跡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于旁約之不免也固宜

奪情

南陽江陵皆以奪情而干清議李因相政日淺故身後之說毀猶輕

范定宇諫奪情事于杖歸沈君典以詩送之有曰愧殺

虛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江陵於神廟功過自不
相掩于穀山上丘月林書故是平情之論楊因知爲御
史有追論靈
惡權姦一疏蓋因江陵既死而追論馮保徐爵并及尤
七也陸象宰五臺見之曰太岳者貽余一偈橫岡虎方
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行路客終是不傷人則其剛愎可
知廉烽此疏足爲人心大快廉偉楊字也見胡林館課
註

欲上天

後漢書五行志曰隗囂起兵於天水民間謠曰出吳門
望縱羣見一塞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羣
少病塞吳門吳郭門也縱羣山名李天生曰此謠真爲
癡妄人寫照末二句尤奇快世多塞者可以悟矣天鐵
因反

醉如泥

劉毅居齋宮妻省之即奏加妻罪請解齋故知南門迎使客滅燭看家書不足怪也

漢官志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
境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
送詔獄并自劾時論非其矯激爲之謠曰居世不諧爲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此歌恢誕得妙覺李戴仁河魁
在房不宜行事之語猶讓此老道學三分澤字雄都

怯如鼷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如書舉孝
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鼷譚苑醒

明曰泥音涅。颯音篋。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音而改之。李天生曰。註論最是古音。漸失。後人妄言轉叶。甚有改其字者。亭林先生韻正所爲作也。

機上絲

魏有王肅乃明之子隨父在會稽注易於東齋者

王肅仕齊爲秘書丞。娶謝氏。後奔魏。復尚陳留公主。謝氏爲尼。來奔。以詩與肅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遂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此尼殊乏林下家風。公主又無南康器宇。兩賢相厄。不能特置左右夫人。

也按蕭本傳景文之孫奐之子奐爲武帝所殺乃其孫
陳留卽彭城公至先爲劉棻子婦前妻謝氏生子紹
謝氏始携子女至壽春紹遂
詩不知何家錄諸家并載之

如循環

仇儼之篤者莫如徐淑秦嘉往還贈答何其悱惻纏綿
耶白頭吟可以却茂陵之聘織錦詩可以息陽臺之妬
吾獨怪夫王子敬之于郗李易安之于趙非所稱士女
中之錚錚者而何以逃謬至此耶一別懷萬恨起坐爲
不寧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不能不三復于此言注
詞初聘戴氏女未娶而女卒注張將奠雁設祭于禮
墓哭之慟夜夢戴來慰曰注爾道大夫欲害君須防之及
寤不解所指後愈江西寇過紅蓮波忽憶前夢托故注
舟而解脫者俱覆張子正曰注汪冀生未相逢而死注

願如此世有朝夕相親而終身相惡者能無愧
乎注名應診以庶常南守泗州武宗時有直登

茜衫溫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
滿庭積雪一燈昏此文長憶內詩也序云內子亡十年
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
下數行時夜天大雨雪文長篤子伉儷如此不知何以
致後妻之寃前乎此者不止一郡文勝後乎此者寧僅
一屈翁山

對馬軍

韓維謝堯夫寄新酒詩有客忽傳龍坂至開尊如對馬

軍營自註云嘗怪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之句及得錦屏山題名有寄河南府使馬軍送對酒者然後了然余按杜詩以對馬軍爲句持國似乎以對字截斷須更質之知者

月石屏

蘓子美月石屏詩有云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八角彤霞鑿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刻畫精到物無遁形廬陵所謂不經老匠先指抉有手誰敢施鐫錢傾倒至此洵乎滄浪非易才也然禪家有犀因望月紋生角之語似望星特因向月而借對耳通天之輩於星

乎何庸

秋山畫竹

沈石川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有云平生見此真有幾
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豈合推馬遠寒林亦宜矜李成
題夏仲昭畫竹有云近來畫竹有數家世人皆愛我不
辨我非能畫却能看別有苦思通幽元蓋白石翁自擅
絕技其所推許非苟然也二歌甚長當於本集觀之許
道寧孫穀祥比之新唐言夏景與張益同年俱善寫竹
見仲昭畫竹妙絕遂不復寫此與唐人各畫水火者

畫狀元

吳小仙幼居鄉塾嘗以做紙作畫題詩于上曰白頭一
老子牽驢來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蒙師搜得
之驚曰吾非汝師也遂辭去其後爲武英殿待詔宣宗
呼爲畫狀元小仙名作筆墨僅可與平山匹對而浪受
重名如此後以紅彩作釣魚人者能勿致
同儕之
譁耶

畫魚

劉進善畫魚名重一時魯祭酒鐸題曰劉生亦是丹青
家近來作畫無此習戲將秃筆作鱗介已覺四壁生風
壽董宗伯其昌題曰魚爲水族類最稠近來畫手安成
劉生綉如雲筆如雨恍惚變態不可求二歌甚長有神

彩氣燄非獨劉生藉之以傳亦覺纖鱗巨鬚皆活潑潑地也

應夢羅漢

紫柏尊者嘗夢十六僧求挂瓶鉢翌日購得禪月所繪捨供都城明因寺

歐陽炯題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有云閉目焚香坐禪室脫下袈裟點神筆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通首形容俱極豪放疑其翰墨有意到筆隨之致此畫尚在咸陽丁卯歲鳩茲張岫菴與予同赴靈武予抱病鄜中張獨至水陸寺觀之以爲工緻無比不知卽歐陽所題否禪月者貫休也字德隱

行學規

會稽吳孜嘗從胡安定學馳名嘉祐治平間郡人謀建學卽捨宅爲基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龜齡贈以詩曰右軍宅作空王寺秘監家爲羽士官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人如姑蘓學官爲范文正故宅不知會稽學官捨自吳君何耶然非太守雅量恐學規亦未敢行伯玉嘗守太平令司戶曾子固作六經圖記唐搢搢爲王安石爪牙與李定同稱先輩謂歷朝小人易識而宋朝小人難識者以其多托於理學之林也

叩銅鉢

齊書蕭之琰與丘全楷並以文稱竟陵王子長夜集令

賦詩四韵刻燭一寸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韵何難之
有乃與楷共叩銅鉢響絕詩成觀此覺研京練都十年
吟古鏡者未免迂鈍

丘全楷初源
集誤作江洪

鍾山公

李司空建勲既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
湯悅以狀賀之勲答以詩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
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求退歸青陽自
稱九華先生未幾復起時論薄之建勲年德未衰或以
宋六爲止因賦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
表可謂知止不殆者矣

許載吳唐拾遺錄有齊丘致徐
知詩書賞爲勸農止策而九國

志本傳不書似
不當以人廢言

騎鶴來

為稚川曰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
妄說者衆世之妄意求仙者可以悟矣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
不備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
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不留姓名而去人
傳呂仙過之朝野輻輳平章察罕也見草木子玉霄名
袁雅陽
人嘗提舉江右儒學後
乘家入道居天台山

青山瘦

來元成作彙書十二卷自序末云郭清狂詩市城誰念
青山瘦盡日厨頭不斷烟青山瘦矣而薪之樵之樵薪

不已無乃心爲形役行盡如馳汨汨於塵垢糠粃而
知返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盍若洗心而退藏于密
按對山堂著述充棟而自序乃復如此知其解者安能
且暮遇之耶

春秋筆

明初遺詹同徵楊維禎楊賦老客婦詞以進留百二十
口放還又嘗有句曰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
裁宋潛溪詩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

廉夫
病亟

無歸全章記刻而就曰九
華伯涵君迎我遂擬筆而逝

研露味

沈約傳曰暗與理合匪出思至又云綺古
星稠繁文綺合知其解者可與論詩已

先公遜世以後手不釋卷家度賜書萬軸朱墨淋漓兵
燹之餘散亡過半偶檢宋元詩話百有餘種皆先公評
隲并系以詩口老病閒吟萬慮除桃花亂撲案頭書祇
疑天遣成批點絕勝清溪研露珠識此以見手澤之僅
存者如此

漫野樵

史稱英年入十而衛國之志益
堅理宗嘗稱爲儒臣之所難

道信菴葵題慧山寺詩古木森森映綠苔巖樓閣倚
雲開山僧不問朝天客自注冰泉漫野梅風骨森挺足
與宗留守岳鄂王旗鼓相當

柳亭詩話卷二十七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

目次

紀行

和韻

琴操竹枝

義山渭南

文章之厄

不如誠齋

明詩

漢宮篇

梅村

水谷

白袍

荷亭辨論

輕雲飛雨

縱橫舒

竹香

青雲干呂

霜

端

帆

山帶

白楊

樺燭

花乳

明駝

鴛

霓

飛堦

輿母

水中央

閣欄頭

虎樹亭

天山雪

來不時

薩蠻江

鳳皇池

戲馬臺

麴塵

一束綾

梳粧臺

新安新建

移居

風韻

趣

白頭

鳳皇驛

鵝腮

春暉秋情

五傳

踏歌歸去

不著書

鶴梅

天魔戲

夢歸時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

山陰宋長白纂

紀行

紀行詩前有康樂後有宣城譬之於畫康樂則堆金積
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則平遠閒曠南宗之流也兼斯二
美斷推少陵矣范石湖有句云福舟風露熟半世江湖
徧非足跡徧天下者紀行詩未易措手楊元孚滌京雜
咏一百首乃紀行變調然亦足以備一朝之風物云

和韵

徐伯魯論詩於和
韵韵一條極爲詳核

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此和詩

之始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懣悔詩云仍取筠韵蓋同
川改字十韵此和韵之始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韵
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故史於諸文
士中獨言筠善押强韵逮及唐人和意而不和韵至元
白而此風一變至皮陸而爲之再變自宋以還誇奇鬪
險毋論元氣索然卽勝理之間亦覺不相連綴刻楮雕
冰幾何而不唐喪耶

東坡和蕭大夫贈我
皆强韵知君得真書

琴操竹枝

退之琴操夢得竹枝仲初宮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
運新聲脫盡尋常蹊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買島

曹唐輩亦各自立門牆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帥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傑矣

義山渭南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蘊藉陸之排疑皆能寓變化于規矩之中李法其弊陸汰其粗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

松雪之近體空同之古風一失之膚一失之率皆學杜而不得其指歸者也

文章之厄

洪覺範曰詩至義山乃文章之厄吾謂此言太過甚於秀鐵面之呵魯直矣隋煬木刻柳晉昌黎遙拜孟郊李洞念質島佛王晉卿禮楊大年辨香授記何以過之義

山生前有坦娘結帶而求死後有劉筠肖像而禱不可謂非文采風流之一助也

筠字子儀

不如誠齋

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揚日官可棄記不可作遂

告歸

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蕪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如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創于東野廬陵尊獎于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言之媿媿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為邢尹者

明詩

戴司農明說選詩自魏迄明凡十一朝除少陵供奉外僅五十六家宋一人元一人

明詩繼唐人之絕緒挽風氣於一朝高季迥楊孟軻袁

海叟劉誠忘草輅藍縷以啓山林則四傑之前驅也北
地信陽關蠶叢而保鳧繹謂非少陵供奉之遺風乎茶
陵應制諸體故是臺閣規模至新翻樂府則獨步一時
鉄難玉筍不足多也嘉隆七子大如王謝子弟舉止動
人所恨冠裝一例畧無差別置諸大曆才子之內未免
退避三舍嗣是以往各有微長而鬼不如賀怪不如全
若青藤之好人不住世惡人磨世尊有鼻有眼孔無頭
無尾巴中郎之船如木屐大士比鯽魚多一个莊嚴佛
千秋骨董人直是佯狂玩世英雄欺人語耳詩之爲教
不如是也

街談市語混入詩歌者濫觴於元白橫溢於
意謂此如太倉之有朽粟大海之有死屍而
天

後人每每效之審如是也則荆妻拍酒盡可取懷冷飯
枯魚總堪紀事而肩挑兩小活雷公洗出方知陳本中
竟可奉為金
科正律矣

漢宮篇

崑山王途年字舜華為諸生時試經義多入古文奇字
為有司所黜嘗作漢宮篇有云吾道欲興周禮樂聖朝
空老漢文章詩名海岱集王弼洲序之極難許而舜華
顧時時摘王李句嗤為俗調弁洲怒而途之卒弗改何
時有袁景休字孟逸賈卜于市嘗摘劉御史詩以為笑
御史屬郡尉咎之景休寧受笞不改口尉笑而遣之蔡
九達所謂少勝不足法者尚未嘗頌言攻北地也

梅村

張慎舉曰詩人之志至平易今以艱險求詩何由見詩人之志朱紫陽曰立志不定如何

北地信陽之變而爲公安竟陵也舍蒼桑綠蕪而求瓦棺木瘦也矯之以雲間却菴荆而披縞紵矣扼之以虞山舍康莊而趨九折矣汪鈍翁與計甫草詩曰天下幾人稱作者翰林獨數吳梅村又曰黃門得名三十載體勢皆與梅村同平心之論不得謂阿其所好也

水谷

歐陽公水谷夜行詩於子美聖俞極爲推獎蘓則狀其迢迢橫絕所謂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譬如千里馬

已發不可殺梅則形其深遠淵淡所謂梅翁事清切石
尚激寒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二公當日齊名而
蘓頌不足於梅嘗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
周越良可笑也按越在天聖景德間嘗爲尚書郎雖以
書得名而時論謂其輕俗無古法

白袷

詩記深衣曲袷如矩
以麻方袷曰交領也

李昌谷詩白袷王郎寄挑葉正用大令故事而坊本誤
以玉爲玉筵覺情致索然按公薰元宵曲白袷裁衫玉
滿頭吳梅村集白袷二字凡數見蓋自唐以來不勝枚
舉憶辛巳歲予爲羊頭小如所傳移文詔之內有紫冠

白裕之句以其重服橫行也而不識紇字者指裕當爲
恰助其狂吠時亡友趙使君過予相質予謂冠裕自是
二物摯處決疑要註白裕深衣正喪服也此輩文義不
通姑置勿論卽裕之一字說文廣韻箋注甚明若証之
經史文集則禮記有不上於裕史記有錦裕繡裕廣異
編續異志有黃裕皂裕不但詩人撫拾已也趙君曰何
不備晰其原以爲妄人針砭予咲曰是欲以太形作太
行者爲教孫之具耶附此以博一噱

荷亭辨論

劉蕪川序荷亭乘曰後儒不及前人由
其思小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也

盧正夫昔荷亭辨論多駁古人成說有人寄以詩曰挑

花開繭玉樓。春社宰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
花依舊發。精神觀此則。孫楚反。金人銘。王粲反。金人贊。
可以不作虛名格。東陽人自任。爲朱子忠臣。與章楓山
友善。詳見雅溪家乘。

輕雲飛雨

晉羊祜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
之飛雨。王于安咏滕王閣曰。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
卷西山雨。杜少陵題江陵樓曰。碧窻宿霧濛濛上。朱拱
浮雲細細輕。王合用其意。杜則離而化之。皆善於取材
者也。

縱橫舒

陶淵明擬古詩仲春遊時雨始霽發東隅衆蟄各潛駭
草木縱橫舒靜觀元化得天理流行之妙莊子曰春雨
日時百草怒生銚鑿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倒植者過半
而不知其然怒字駭字二老滿腹天機

竹香

丹鉛錄所引
香字甚多

少陵咏竹有風吹細細香之句元遺山兩用其語曰澗
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又曰魚樂定從濠上
得竹香偏向雨中聞

清溪千石

十洲記曰月氏國獻神香曰青雲千呂連月不散中國
有妙道之君乎唐試院以此爲題王履真有曰異方占
瑞氣千呂見青雲表聖典中國來王見大君叙其事也
令狐楚有云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言望氣而應律
也恭惟漢武帝餘烈尚氣氳推原其所自也如此相題
可無恍惚物象之譏已

彭仇遠示無爲化將明至道君
林藻還同起封上更似出橫汾

白清

霜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
郭璞註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蕪味道咏霜詩孕冷隨鐘徹飄花逐劍飛徐文長用以
咏劍曰押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下句則用李長吉先

帶匣中三尺水之句可謂精切不浮

岫

爾雅山有穴曰岫說文從之黃氏日抄曰山谷謂謝元
暉窻中列遠岫徐季游孤岫龜形在背誤用然山谷兩
晴過石塘詩有晴岫挿天如畫屏之句不幾自背其說

乎

元暉好用岫字日隱澗疑空雲聚
岫如覆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帆

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孟襄陽詩嶺北廻
征帆巴東問故人帆舟慢也詩人多作平聲徐孝穆詩
南次大麓北帆清湘始作仄音升菴謂在舟則平聲使

風則去聲以動靜之異也似太泥

山帶

張野廬山記曰天將雨有雲冠岑巖謂之山帶陰鏗對
雨詩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韓胡江州詩風次山帶
遙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

白楊

古詩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按通志白楊一
曰高飛一曰獨搖古今証口白楊葉圓青楊葉長南史
何妥任白楊巷蕭資任青楊巷古人未嘗以楊爲嫌也
太白金陵詩亦有白楊十字巷之句正前因十九首白

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送馬指爲城墓間物言曰古之葬者梧桐松柏以識其墳則不止白楊也宋書
蕭惠嗣除少府不得意刻除階前花草列種白楊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亦城墓間意

樺燭

陳藏器本草註樺木似山桃皮堪爲燭秦中歲時記宰
相入朝金吾卒以樺燭導引代漏院記所謂火城也白
樂天詩宿雨沙隄潤秋風樺燭香因其弟行簡自拾遺
入閣而言鄭谷詩樺飄紅燼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
則借以贈禮部郎中者嘗見一扇頭賀新婚詩樺燭雙
開出艷柱恐非韋平世豈不可濫用也

花乳

率字上簡策待詔武帝嘗教曰相如工而不

世說所謂壯哉雀

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乳以味言花以

色言也乳字易擬花字未經人道

明駝

榮駝蹄白如玉卧時腹不著地日行千里所謂明駝也

本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刻本或誤作鳴

駝唐史哥舒翰在隴右遣使入

秦常乘白駝駝日馳五百里

鸞

音軒江淹知已賦鸞孤前以風遺

鸞選氣以烟翔謂吏部殷孚也

杜詩風雅藹孤鸞韓詩挾勢欲騰鸞前會云從鳥不從

馬讀作愆者誤楊去奢啓引西都賦鳳翥翥於甍棟謂

卽世說所謂軒翥也按楚詞鳳翥翥而飛翔賦本此

霓蔣燕詩三休尋詩倒綠懸宿鳥

九折步雲霓注廣洋挂階霓則用平韻

陳思王孔廟頌德倫三五配皇作烈仁塞宇宙志凌雲

霓作入聲沈隱侯雌霓所本也

爾雅云蜺雌虹也一名

之亂結也張衡東京賦雲旗拂霓叶音孽原有平去入三聲范鎮試院用彩霓作平非誤也

飛堦

丹鉛錄宋世有拋堦之戲正韻曰七禾切或曰起於堯

尺之擊壤梅聖俞禁烟詩竊窈踏歌相把袂輕浮踏勝

各飛堦疑卽北方兒童之戲所謂打陀羅也錢牧齋高

會堂八百字坂河翠作隊蹀墻巧相當自註云拋磚戲

颶母

嶺表錄云春夏間有壘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椰子
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
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作颶字者非蘓叔章有
颶風賦昌黎贈裴行立詩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掉掉願
况送從兄使新羅詩颶風晴自起陸火照并境
刻本俱作颶

水中央

少陵除草詩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自註曰去穢草
也蜀都碎事曰燂麻也亦能蠶人有花無實俗呼姑子

草按周禮薙人善殺草有水火之化以舟載致則亦作也

閣欄頭

博物志南越渠居北朔六處元微之通州詩平地幾應一頃餘閣欄都大似渠居註云巴人都在山波架木爲居自號閣欄頭

史稱板升更雅

虎樹亭

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出東西客詩招大小青山高白月墮草偃黑風腥植物鍾英爽精藍被籠靈涼陰慎窮伐留護石函經註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

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
傍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闢亭樹間扁曰虎樹
西山禪拓寺有巨蛇二亭呼大青小青聞
昏梓卽出以應供于嘗生身之不復見

天山雪

徐荆菴元禹嘗爲川督幕賓烏蒙畢節之區遊歷殆徧
有紀事詩曰五月天山雪未收將軍毳帳怯重裘却教
織女三冬跣採藥淘金 說石猴後令華容幾爲鼓鑄
誤余解紛于管亭得釋有治華集貽余爲姜若庠持法
來不詩

曹子建九咏曰臨回風兮浮漢清月牽牛兮眺織女交

有際今會有期嗟痛吾今來不時此思王借以自况不自覺其沉痛至此少陵會得此意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若沈休文代織女答牽牛王元禮代牽牛答織女總是借面弔喪雖悲弗哀矣

薩蠻江

薩蠻江上女樂舞最娑娑慢擊雙聲鼓低翻小洛河此無名氏無題之一也抄本一百三十五首有兀喇江白石堡灰擺國鷹鞞關諸地名而系以干寅之歲當是明史休連播遷口外者陶燕公弁其首曰此卷乃萬里寄

歸燕淡經營不可卒讀云

燕公名芳賓
筠人

鳳皇池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起句云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已見此興之體末段云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栖
以食此外亦何爲有感有韻何減炎熱場中投以清
涼放耶而元長少年嘗進波及竟陵之諧迄今觀其道

泉盡屬琳瑯錦繡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專

美于後已惜哉

沈約續齊書詩卷言懷祖武一管望成峯
融乃借達之孫道琰之子也曾有王融

則太保祥之父永明中有一王融則雍州刺史奕之子
元長在隆昌之末相去十年同代齊同一瑯琊派亦論

戲馬臺

洪景廬曰蘇端
明事多誤用

撫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曰路失玉鈞

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
映后山諧廣陵有鼓馬臺其
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
老氏築官名以白鶴非徐州也

荆文襄忱詩沐猴不免
當時笑鼓馬空舞此地

名亦指
彭城

麴塵

鄭樵通志韠衣葡萄服也色如麴塵用周禮
註北戶錄云鵝草蔓生其花麴塵色卽婦

也

張樞密嵇仲面目嚴冷而小詩極有風味岐王宮嘗有
侍兒祝髮爲尼張以詩贈之曰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
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朶雲麴塵
疑卽麥塵前此惟劉夢得龍舞遙望麴塵絲白樂天墻

柳誰家。麝麴塵俱係。咏柳若李義山。小眼紅腮。暗麴塵。始別用矣。但註家俱未之解。後此則百尺長條。浣麴塵。亦徐鼎臣咏柳綠岸波生。染麴塵。則陸放翁野飲彷彿。折柳改麴塵。錢牧齋咏臘梅。

一東

寇萊公雄姿偉冠。每時燕寢。敵幃補苴過半。而賓筵嘉會。燭淚。亦纏頭之費。更爲豪侈。侍兒荷梳。以詩諫之。有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老乳母外復有此人。後竟預定死期。蠅說而去世間。那得有此青衣。陳水紀詞。萊公少時。亦愛

鷹犬母性嚴一日怒舉錐錐投之巾是流血
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岩痕輒哭

梳粧臺

章宗也仰山有句曰鵝驚清
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梳粧臺乃金章宗時所宸如築後人悞指爲遼后按葛
遷祿迺賢詩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
黛憶傾城野菊金釧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
日邊明其落句蓋因章宗有二人土上坐之語而宸妃
以一月日邊明對之也

新安新建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壁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
朗吟飛下祝融峯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新安新建本色

真詩也若全集所載多為道學二字掩却游翁廬山雜咏於古樸中

特從尚永之致洗盡

頭巾習氣真軼才也

移居杜牧之自序云自幼事貧八年中十徙其家

劉後村移居詩隣曲無來往何出有別情惟應小題月

長記讀書聲余避地木蓮巷為青藤故里三十年許隣

里罕識姓名并有未經謀面者架上殘書半以質米求

一素心晨夕之人查不可得潛夫此作足以發吾覆矣

潛夫論曰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

經年不出戶庭我思古人獲我心已

風韻

陸濛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或有勸其節飲加餐者卽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一日有詩僧知業訪濛清談之際蔣氏遠自內進酒一杯業曰已戒蔣氏隔簾應曰祇如上人詩接壘橋通何處路倚闌人是阿誰家有此風韻得不飲乎此髡以受戒爲辭確是寒岩枯木詩雖風韻得無效寶月故事

而潘良祐古逸書註陸北叟妻蔣氏善屬文亦嘗酒與馮子猶所載疑有一誤

趣

淵明詩但得琴中趣無乃絃上聲太白詩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譚友夏云琴酒之趣但以含蓄不做破不

說破爲妙此言是已然亦有說破而妙者如太白云我
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王季重序雪香菴詩曰昔人請客翠溫衣

月明生消之句輒言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日能知語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矣

白頭

香山詩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楊誠齋全
用其意曰君道愁多頭易白鷺絲從小鷺成絲宋子虛
亦云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白頭溪上鷺絲渾
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鳳皇驛

此人與源州忠節公姓名迥同不得誤認

李芾將歸江西宿鳳皇驛見壁上有詩曰宿川道壁劍

江西一片孤帆對落暉有淚應投烟樹斷無書堪寄雁
鱗稀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海濶天高俱
足念憑誰爲我說歸期夜夢素衣女子歛衽而前曰妾
楊氏女也可附載否遲明起視麻後一棺沒荒草中題
曰江西楊氏雲瑤之柩乃設奠載歸葬於苧溪巷側題
詩墓碣曰生前應識杜蘭香謫下相思命若霜一束愁
魂飛不去紅塵高夢正黃梁雲瑤矢口成文似非風塵
中物何以內外二姓遂無過而問之者李生惠及旅魂
物詩泉石環翠樹瑞當不在鳳皇驛而在苧溪巷矣
吳妖

苧溪巷西施化爲土
苧溪巷西施化爲土
苧溪巷西施化爲土

鶴廳

名洪字浩淵

馬鶴廳嘗泛西湖與友人分韻賦詩得十灰明日有人
召僕仙者運筆如飛詩曰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
卽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閒郎去排雲
叫閭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裘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
正可哀後書錢塘蘓小小敬和鶴廳先生疇昔河橋首
唱卽此可証小小非秀州人然以齊鬼而作唐首豈亦
降格爲之耶

春甍秋情

朝鮮學士趙瑗妾李氏工吟咏有曰虛簷殘漏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
花落後庭春睡美
呢喃燕子要開簾
又曰翡翠簾疎不
敵風新涼初透碧
紗櫺涓涓玉露圓
團月說盡秋情草
下蟲捕寫閨院之
情玲瓏欲活不愧
與前景樊並傳餘
見平糞錄

五傳

昌黎贈玉川詩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韋編究終始
韋編或作遺經五傳者班固謂左氏公羊穀梁邠氏夾氏
也三傳行世而邠夾二書失傳不知玉川從何得之若

云韋編則是易矣

許彥周謂玉川春秋傳其家有之得
聖人之意爲多又云其書已失季彭

山存秋私考一書引

昌黎詩仍作遺經

踏歌歸去

陳白沙元夕詩村南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在
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與唐人不待管絃終
搖鞭背花去同一眼識

不著書

遼東賈欽聞白沙之學解官
托弟子禮人稱賢關先生

白沙嘗有句云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又云他年倘
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先莊獻有言曰文字亦靜
中一業後每服膺家訓而舍此別無生活殆亦結習難
忘耶若書正一業也大戴禮曰其少不誨誦其壯不論
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白沙莊獻二

公說又
齊語

鶴梅

袁石公詩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剗又流水
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藥可輕身句甚森峭不必定其爲
唐爲宋白是可人梅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
凡讀詩者應如是解

天魔戲

石公詩脫胎于昌黎昌谷肖貌於香山眉山方言市語
並采兼收當七子頽波之後而故以狡獪行之有曰揀
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又曰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
夢不相干其自爲品置槩可見矣至此王李爲重臺見

天池而驚躍無非爲優孟衣冠痛下針砭非好作蓬山罵座人也

夢歸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冷風雨後
真堪圖取大蘓詩此邪止祥先生遺墨偶檢做篋得之
人但知先生以書畫稱名而不知其吟咏有過人者存
此以見吉光片羽云止祥忠敏公弟也毛大可口忠敏
人第以吟咏寄志待委
空無不能詩真盛事也
以大節自見閭門內外悉附紀
家

鄧亭詩話卷二十八終